

春天的原野若是没了蒲公英，那可得多冷清不少。当然，年少时的我们从不担心它会缺席，毕竟，蒲公英欣欣向荣的身影遍布山坡草地、田头地尾、村野河畔，它的波状齿叶在地上悄悄铺展，花茎从根部傲然抽出，金黄色的小花绽放得从从容容。我们却盼着花期赶紧结束，种子上就会出现白色冠毛结成的绒球，轻轻一吹，“绒球”四散，像一朵云破碎消失，而种子御风而行，掉到哪就在哪安家落户，实在神奇。

大人们说蒲公英抗寒耐热，适应能力很强，是“伴人植物”，有灵性的。蒲公英知道人类需要它，所以，有人的地方就有蒲公英。春天里，多种野菜齐齐拱出泥土，集体亮相于大地之上。蒲公英是母亲采挖次数最多的一种，新鲜的即食，剩余的摊晒于筛子上，晒干后用几个大塑料袋装起来，扎紧口子，藏进灶间那口大缸里。我并不那么待见蒲公英，怎么做吃起来都有一股苦味。“苦”，这五味之一让我一度怀疑莫不是母亲搞错了，蒲公英就是用来吹着玩儿的，哪能吃呢？

凉拌蒲公英是家里的惯常吃法。新鲜蒲公英洗净后浸泡半小时左右，便于净除茎叶间的尘土，锅中烧水，开水搁少许食盐，蒲公英焯水后捞出，再过几遍凉水，以减少苦涩味，挤干水分装盘，加适量盐、糖、醋、麻

窗外有一只鸟，黑白相间，悠闲地在草坪上踱步。我叫不出它的名字，姑且叫它小花吧。小花不知屋内有人偷窥它，要是知晓，估计会有点害羞。人类和鸟类，大抵是一样的，独自一人时，最自在，也最见真性情。当知道有人注视自己时，往往会害羞、拘谨、娇柔、做作，把真实的自己隐藏起来。

其实小花已经多次造访我家了。它在院子的草坪上觅食，用长长的喙，啄草从里的虫子。小花的身姿挺拔曼妙，像个舞蹈家，即使觅食的时候，也姿态优雅，一点也看不出慌张。不过小花的警觉性很高，当听到人的脚步声，或蹿出一只黑猫，或院子里发出什么别的声响，小花便迅疾扇动翅膀，飞

北海诗录

纸鸢飞行日记

叶姗姗
他们用线勒紧线轴 纸鸢腹部隆起，它吞下整篇碑文 汉墓群青砖和草茎间 先祖在练习直立行走
棉线长出藤蔓的肌腱 拉出铜凤灯压低的呜咽 坐着风的大巴 螺旋直上
当最后一只纸鸢挣脱牵线 四月裂成两半：半空中 那些完成的和未完成的扫墓仪式 随着阴天淡成苦楝花色
他们站着原地 手中举起空线轴 瞳孔看到从缺口处 涌出十七种蓝

时光（外一首）

黎静如
青春的仇敌 时光的纪念品
猫
院子里有一只猫 直立的耳朵 乌黑的皮毛 一双金黄的眼睛 透着智慧与光芒 它纵身跃上围墙 用优雅的步伐 径直走向远方

把黑夜叫醒

羽 菲
皎洁的月 俯视人类千年的轨迹 时光，碎成了满天的星星 可望而不可即 历史长河中 找自己的位置太难
再难我也愿以笔为灯 写下属于自己的今夜 哪怕整夜无眠 也要把黑夜写醒



百味

灵性之草

虞 燕

油等搅拌均匀即可食用。我家的早晚饭一般为热汤饭，除了咸鱼糟，母亲会不时加个凉拌蒲公英。她说这道菜苦中带鲜，很清口，让我和弟弟多吃，能去火气，除春燥，总之就是对身体好。《本草新编》里记载，“蒲公英泻胃火之药，但其气甚平，既能泻火，又不损土，可以长服久服而无碍。”当时的我看不懂，母亲让吃那就吃吧，还吃出了经验，凉拌蒲公英在嘴里囫圇几翻便咽下，不细嚼，免得越嚼越苦。

相较而言，蒲公英摊鸡蛋的味道就好多了。蒲公英切得细细碎碎，加盐抓拌，与打好的蛋液混合，“嗤”一声扑进热油里，煎至金黄捞起。香喷喷油滋滋，蒲公英略微的涩被厚味掩盖，却保留了野蔬的清新，消食开胃。有客人上门，好些次，母亲就用蒲公英代替葱和韭菜，煎个蛋饼子，有人尝了半天

也猜不出是什么菜，母亲神秘一笑，提醒其往后门外瞧。那里，一大片蒲公英正绿葱葱地摇曳在清风里。

母亲一年四季都拿得出蒲公英，那是我家的“常备药”。小时候，我和弟弟扁桃炎发作，咽喉痛，连喝水都要死要活，母亲就用蒲公英煎水，让我们当茶喝，鲜的干的皆可。蒲公英可是有“抗炎菜”之称的。然蒲公英煎水委实受苦，皱着眉一口气“咕嘟嘟”喝下，舀起一汤匙早已备下的白糖，随即塞入嘴，当甜充溢了口腔，整个人方松弛下来。一天喝三碗，通常连喝两日后症状会减轻。所以，就算蒲公英水再苦，我们也会乖乖喝掉，苦总比疼要好啊。

四邻八舍来讨要蒲公英干品的理由五花八门，什么上火流鼻血、结膜炎、耳朵眼儿化脓之类，最意外的是莹莹，竟拿蒲公英熬

生活漫笔

因为喜欢

吕红娟

到高高的树枝上去。我就多次看见树底下的黑猫望着瞬间飞上树枝的小花挠爪子。

黑猫是个流浪猫，经常到我家院子晒太阳。有一次，它竟然在我不注意的时候，躺在我的藤椅布垫上呼呼大睡。我拉开藤椅时，它冷不防蹿出来，一人一猫，皆吃了一

惊。如是几次，黑猫的胆子渐渐更大了，有时我拉椅子，它也岿然不动，仍旧呼呼大睡，好像它才是这里的主人。

自从搬到这新居以后，我便得以经常与鸟、流浪猫、花草为邻。新居靠近郊外，西侧围墙旁有一片树林，远远望去像一座山，里

水涂青春痘。她额头和鼻子的痘子又红又肿，听说这个偏方能解热毒，决定一试。那会儿，我觉得奇怪，甚至持怀疑的态度，明明是我们随意玩的野草，怎么一下子成了万能药了？多年后，我愈加佩服母亲，没什么文化的她恰恰颇有见识，清代名医陈士铎称“蒲公英，至贱而有大功，惜世人不知用之”，母亲知之用之，从来没有辜负这“药草皇后”。

蒲公英的英文名为“dandelion”，想必是它锯齿状叶子使人联想起狮子(lion)的牙齿了吧。欧洲人取蒲公英的嫩叶制沙拉，摘其黄色小花做鲜花煎饼，而根部因富含菊粉，有着和咖啡豆一样的苦涩感及巧克力般的浓香，理所当然成了咖啡的替代品。

看似平凡的蒲公英究竟藏了多少珍宝在身上呢？

面住着无数小鸟。每天清晨四五点钟，我就被鸟鸣声唤醒。一个清晨被鸟鸣声唤醒的人，是幸福的。我暗暗这样想。鸟鸣声治愈了我的孤独和忧伤，让一颗心渐渐平和下来。心情平和下来后，再想想让我孤独和忧伤的事，其实都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，因那些事烦恼和忧伤，不过庸人自扰罢了。

搬到这新居后，我便过上了简单、朴素的生活。特别是周末，大多在家，整理房间，洒扫院子，或者煲一锅肉春笋汤，煮一壶茶喝。听着鸟鸣，喝着汤茶，与黑猫打趣，心里对这个新环境，满是喜欢。于是，便想到友人在天目山上建有一间民宿，名字叫“喜欢”。“因为喜欢，所以欢喜。”这八个字，真是好极了。



春天的故事 章治萍 摄

草原上最先醒来的不是人，不是牛羊，是小虫。

早晨五点多，天还是黑的，一弯白生生的上弦月孤悬在东方半空，无边的草原已经遍地虫鸣了。

什么都看不真切。繁密的叫声在黑暗里层层涌起，如清露，升到草尖尖上，又层层落下。弯腰把手伸向草丛，就能掬起满满一捧叫声。不同的小虫，叫声不同，交织在一起，难分彼此。有一种小虫，“吱吱吱吱”，像是乐队中的领唱，浮在众声之上。它是草原晨曲的统领。

虫鸣像一只只柔软的小手，把夜的黑一点点轻轻抹去，天渐渐亮了起来。六点半，虫声依旧。看不见却无处不在的小虫，没有一只因为疲惫而停止鸣叫，广袤的草原喧腾不已。冰片似的弯月不见了，东方翻滚着一大片浓重的黑云，几团毛茸茸的黄云混杂其中。云彩下，与草原相接处，澄明一片。而另三面的山巅，则被白茫茫的雾气笼罩着。那雾突然像打开栅栏的白马群一样俯冲而下，在低处的草原上散开来。

东方的黑云越来越重，不停变换着奇异的景象，似在孕育什么。果然，十几分钟后，黑云再也包裹不住，奇迹般，明晃晃的太阳一跃而出，草原瞬间被照亮。我的影子像一个踩着高跷的巨人铺在草丛上。别处的草丛都在晨光里因挂满了露珠而亮堂堂的，唯那片，因为承载了我的影子，绿沉沉的。草原举着我，花草举着我的影子。草原因我的存在而多了一点分量。我展开双臂，上下摆动，影子像一只大鸟飞起来。

天空蓝澈、清透，像是刚刚诞生。虫鸣更稠密了，与露珠一样多，似乎每一株垂着露珠的草尖花尖上，都顶着一声虫鸣。这一片草原平时定是少有人来，花草高而密，没了腿脚，要“唰拉唰拉”蹿着走。浓重的露水，很快就把衣裤濡湿了，贴在身上凉冰冰的。我迎着太阳走，迎着满草原的露珠走。天只管蓝，云只管白，草只管绿，花只管开，虫只管在看不见的泥土里尖叫，牛羊只管慢慢吃草。万物都是自己的样子。我采了一把野花，高高举起来，像举着一束鲜花的火炬。这一刻，我知道，我举起了自己理想中的一小段生活。这一刻的我，怀抱巨大的无法言说的安宁与喜悦，像草原上亘古就有的一个自在生命。这样的时刻充满弹性，它会在以后漫漫岁月中，在无数次的回忆中，无限拉长。

不知什么花开了，香气弥漫。那香味飘得不高，刚好飘到人俯下身子靠近大地的距离。美好的事物，有时会向人类索要一种谦卑的姿态。从泥土里升起的鸟鸣，花朵一样铺了一层。草地上有两道深深的车辙，像两道长长的伤疤；两道花草被人以碾压的方式驱赶出了草原，再也回不来，它们再也听不到本该属于它们的虫鸣了。

一个早晨，我都在草原上走着。我到哪里，哪里的露珠摇落；我到哪里，哪里的虫声涌动；我到哪里，哪里的花草吐香。我深陷露珠、花香与虫鸣，深陷明澈、清香与欢愉。八点，阳光热起来，照在哪里哪里都热烘烘的。一切大白于天下，秘密再也无处藏身。我手握花束走向住的帐篷，走进另一种生活。

雏菊、满天星、康乃馨，百合、绣球……每一束都简单地用花纸包好，扎上。远远看去，她的地摊不像地摊，仿佛混乱尘世间里的一枝清水芙蓉，清新脱俗。我问她雏菊的价格，她简单地答“15”。花束因为是同种花朵包扎，包装也简便，所以卖价不贵。我问了孩子想要的颜色，便让她给我拿了一束紫色雏菊。

虽然这束雏菊没有想象那样，插进白色的花瓶，但在别的瓶子里，也没有太影响到她含羞的美丽。人何尝不是如此？日子无论多么难，都得过下去，就像这一束花，被我装进不太搭调的瓶子里，它一样可以活着，一样可以美丽。

一束花的到来不能翻转生活，甚至在时间的长河里连一朵微小的浪花都翻不起，但我还是珍惜它的存在。它让我看到了哪怕最细弱的生命，也在努力活下去。活着，是生命用尽全部力气奋斗的意义，也是生命本身开出的最美的一朵花。

野趣

虫鸣花朵一样铺满草原

黛 安

踏 游 记

紫荆花开春满城

王奕霖

花，是时光，是季节的温度，是城市与人之间的一种默契与情感。而在这个春天，我想给自己一次认真的凝视。站在紫荆花树下，看光影透过枝叶洒落，看花影婆娑，看一瓣瓣花落于肩头、掌心，再落于尘世。这一刻，春天便在心里生了根，开了花。

也许，美好的事物都是如此，不必说得太多，不必靠近得太深，只要知道它一直都在，那份宁静与温暖，就会在生活中悄悄生长出来。

就像柳州的紫荆花——不声不响，却年年如约。

况 味

一束小雏菊

孙 婷

天天都会觉得云淡风轻，诗意兴浓。其实阳台上的绿植花卉从未断过，只是比起土栽，我更中意水养。土培花卉受家里环境限制，很多花没法养，花束虽然生存周期短，但每周都能收到不同的搭配花样，一大把各式各样的娇俏花朵插进花瓶里养着，摆在家里哪个位置都觉得好看。

后来，有几次收到的花大概是因气温高和

快递延迟的缘故，拆开的时候花朵有些蔫蔫的，花相不怎么好。而在我附近几家花店问到的花束价格，都比网店便宜不少，如此一来，也就渐渐不买花了。

我是在送孩子去美术班画画时看到她的。女人三十出头的样子，脚边摆了四个花筒，花筒里插着各种扎好的花束。我瞧了瞧，虽然品种不多，但均是畅销好卖的花朵。向日葵、玫瑰、